

# 又品乡愁

□黄慎新

2020年6月20日,应王贞橙女士之邀,前往位于西秀区黄腊乡始于元代的安氏土司部落所在地——鱼米之乡羊边城村,算是借机又回了一次家乡,又品尝到一回说不出的乡愁。

贞橙女士是贵州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促进会副会长,是一位特有爱心的企业家,她应返乡创业的罗桂云先生之邀,前来看准备开发中的羊边城村黑土寨“民宿广场”。

一同应邀前来考察的,还有大名鼎鼎的贵州“春晖行动”创始人郑传楼先生,虽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宝刀未老退而不休的这位老同志,仍然心系三农建设和继续振兴贵州乡村大业,不辞旅途劳顿之苦!同行的还有专事康养乡旅项目的唐胤先生。

罗桂云的家是一幢红色瓷砖外贴的三层小楼,在黑土寨格外醒目。进家落座,主人小秦便端出用红头绳打结的粽子,让大家品尝,并热情介绍:本地盛产大米和鱼虾。我心想,若不是鱼米之乡,

当年土司部落也不会坐落于此。同是打工返乡的村支书郭华帮腔道:这个粽子的糯米是新品种,还有更好吃的老品种名叫“折糯”。我追问老品种什么味道?他说:“讲不出的味道。”他说小时候吃过,遗憾的是现在不种了。遗憾之下,又平添一缕淡淡的乡愁不是?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罗桂云所说泡之茶也是自家茶山的。我专致地细细品味,试图通过这一杯略带苦涩和泥土的芳香之中,去寻找隐藏在这一方水土深处的那些“天人合一”的味道。触景生情,意从心来。看着从茶杯中冒着一缕缕热气,我从中品尝到的,自然还有一种久违的家人般一如既往的热情。

接下来,我们一行随着早就实现“村村通”四通八达的乡村公路,循着委曲婉转的邢江河畔和一路长势喜人的稻禾,观看已经形成空心化的自然村落,土司遗址、竹海和因弃耕自然长成的“草海”。在土司遗址,忽而一阵徐徐的山风,把草木吹得呜呜作响,像是

来自一种远古的呼唤!把我的思绪拉往想象之中的土司部落或更久远的古人类。乡愁,莫非还包括失落的历史之渊的这些念想?

时逢仲夏,在羊边城村办公室一楼座谈之时,一阵阵越过窗外的草从吹进座谈会上的凉风,两度把喝了一半的塑料茶杯吹翻。郭华说:我们这里的年平均气温才15度左右呢。“贵州真是个大空调!”我感叹道。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围绕羊边城村现有的山水人文资源和整体的综合性开发发表着不同见解。邢江河流经羊边城村有七八公里之多,加起西秀区共有40余公里,两岸生态原始、植被茂盛和民风淳朴。作为红枫湖的上游,如果要进行康养或观光式的旅游开发,既要让邢江河用于造福和巩固沿途两岸老百姓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振兴,又要在保护性开发中实现零污染,是个难题。

郑传楼先生说:“羊边城村在西秀滨

湖湿地群落内,要充分发挥自然山水、民族人文资源优势,展示原生态文化魅力,推进旅游要素转型升级,打造具有贵州特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旅游产业体系,探索特色民族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新路子。不妨借用一下新加坡严厉的法律经验,来保证景区卫生和环保始终处于一个高水平状态。”

太阳落山,一桌别有风味的农家晚宴,在郑老主持下揭开序幕……

酒过三巡。醉意朦胧的我,望着饭桌上方明亮如昼的电灯,想起当年在苗乡关岭上寨点煤油灯的知青岁月,以及想象最早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土地上种植水稻的先人们,在晚风微拂的篝火中夜围坐的情形——这种穿越般的游思,想必都归乡愁去管了。民,在哪里都以食为天,但在老乡家里共进晚餐的我,自然品尝到了一番格外的“说不出的味道”。

所谓乡愁,还真是一种越嚼越有味道的好东西。

# 彩霞满天

□张钧杰

傍晚时分,彩霞满天的时候,世间无数的人怀着不同的心情仰望打量天空。无论得失成败,开心忧伤,彩霞都绚丽多彩的绽放光芒和色彩,不因人间悲喜而增一分或减一分。以大自然的法则冷静客观的看待万事万物,从天地生成之时至天荒地老无期。

彩霞之所以吸引人的目光,在于色彩的五彩斑斓,美不胜收。夕阳西下时,金光万丈,柔和而宁静。随着时间的推移,天上出现了橘色、明黄色、香槟色等等各种五光十色的色调,把天空装扮得花团锦簇,像一张色彩艳丽明亮的波斯地毯,又像一幅幅凝重静谧的英国油画。从视觉到感觉带给人强烈的冲击和震撼,这种冲击和震撼不似其它自然景观以宏大、力量、场面带给人的感受,而是一种温情脉脉,在云淡风轻的轻松中,获得的美感。这种美感以和谐、忘我、痴迷而使人深深陶醉在其间不可自拔。

再随着夜色的悄悄临近和深入,彩霞像万花筒似的又变幻了色彩。浅红、朱红、绛红、天青、紫蓝、鹅黄、湖绿等颜色不规则的点缀在天空。看,左边是赭褐色的云彩;看,右边又是一条狭长的暗红色带。整个天空不停的变幻着图案和画风,这杰作,也只有大自然这位大师,才能有如此惊世骇俗的手笔。同样,彩霞旁边的云朵也自然是不甘寂寞的。它也随着彩霞光芒色彩的变化而变化。从花鸟虫鱼、飞禽走兽,乃至世间万象万物,只要你愿意,它都可以任由你的想象,变成你心中所想的人、动物、或事物。大自然的神奇和伟大在此时又从这一个方面得以显现。

夜色渐渐的在悄无声息中袭来。这时,彩霞和云朵也进入了最后的辉煌时刻。只见云蒸霞蔚的光芒慢慢地变成云海茫茫的轻烟弥散时,缭绕在霞光边的云朵把画面打造成一幅仙境。观者此时也神思遐想,完全被这唯美的风格所沉醉、称羨。恨不得身飞双翼,也置身于这云飘、霞缈、缥缈的神仙世界里。

这灿烂的彩霞从有天地之分伊始,就华丽的在宇宙间煜煜生辉,直到天地万物和人类的出现。又默默地陪伴人类从原始走向文明,从结绳记事到有了文字,人们才用文字抒发对这彩霞之美的赞誉之词。彩霞给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美的享受,美的欣赏。

在现实生活中,生活这个大调色板也是五颜六色的如同天上的彩霞一样绚丽。如果消极颓废的心里,用黑色灰色等颜色来涂画人生的图画,那么只能是一片黯淡;如果乐观进取的心里,用红色绿色等颜色来涂画人生的图画,那么就会描绘一片锦绣。

人生风雨中,每一个积极的人也要像彩霞一样,绽放辉煌与光芒。每一个失意的人也要像彩霞一样,在经历过阴雨雾霾后,终会迎来新的阳光,散发出新的光彩。



古寺 □瀑乡刀客作

# 素夏三味

□宋扬

## 四季豆

在四季豆的众多别称中,“芸豆”让人不知所云;“刀豆”形似,带杀气,不中听;唯江浙人口中的“眉豆”,具温婉秀丽之美,让人联想到美女之黛眉。估计没人把它与李逵鲁智深之浓眉挂上钩。

四季豆食法简单。与肉菜、鸡块混烧,汤宽,可饱吸肉汁。“四季豆不进油盐”,以花针密扎小孔,更入味。

豆豉切细备用,四季豆掐头去尾拔须煮软,入煲锅干煸,淋油,微糊捞出。锅底抹淡油,豆豉、四季豆回锅,盐稍重,干香。豆豉非川南豌豆豉不可,别处少见。黄豆豉带酸,不佳。

四季豆还可“瓜菜代”。铝锅中用油盐炒断生,米汤适量防糊锅,上盖七分熟米饭,中火焖熟,拌匀。饭菜一体,省事。若加入洋芋或老南瓜又增两味。小时缺米,孩子吃“瓜菜代饭”时多抱怨菜多饭少,如今鲜有人做——电饭锅也做不出那个味儿啊!

## 玉米

玉米又名“苞谷”。《论语·微子》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郑玄注:“五谷,麻、黍、稷、麦、豆也。”《孟子·滕文公上》又曰:“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赵毅注:“五谷谓稻、黍、稷、麦、菽也。”“五谷”之说,众口纷纭,独缺玉米。盖玉米之发源非在中国,传入我邦才400多年。不过其依然稳居当今粮坛第二把交椅。

南人爱稻,北人喜麦。玉米中庸,被兼爱。东北人用铁锅炖杂鱼,锅敞口大耳,边上贴馍。先吃鱼后啃馍,馍半熟半软,粗粮之干香巧解大鱼之油腻,绝配!近年在方兴未艾的“柴火鸡”也有锅边馍,同出一辙。

烧为另类。青玉米连苞衣埋入柴火堆,心急不吃热豆腐,猛火难有好棒子。纯木柴火力太旺,得稻草掩盖,焖火烘。多翻转,使受热均匀。出火塘,拍灰。热吃,香未消玉米未熟,甜糯!

玉米也被分成小段码在炭火上炙烤,风头被之前的肥牛、五花肉等盖过。俊男美女顶多吃一段,甩下三个字“还可以”,仅此而已。

## 茄子

茄子软糯顺口,还没听说任何一个挑食的小孩拒食茄子。茄子吃法可谓简约至极,蜀地“把把茄子菜”只是一大盆清水煮茄子,打个红油蘸水,下饭又营养。

捞出清水中的茄子,沥水,拌蒜泥、精盐、红油辣子成一味;拌火烧青辣椒、半熟菜籽油又成一味。青辣椒于焯与未焯之间尤妙,菜籽油五分熟足矣,取菜油之原香。挂名“川菜馆”而无此菜的酒

店,蜀地鲜有。

茄子以鲜为美,殊不知夏末的茄子另有一番风味。吃法同干煸苦瓜,混入天花椒辣锅翻炒,捞起备用,菜籽油滑锅底,略带油性即可,倒入茄子,加盐出锅。这是乡下厨房的家常,味在夏末秋初菜蔬青黄不接时给人念想。

“鱼香茄子”已然创新,不脱皮的茄子蒸软后横游于盘,把四周的配料簇拥荫蔽,唯露一脊背。形也鱼,味也鱼。

茄子切片,改刀,夹猪肉末,挂鸡蛋面粉后油炸,茄饼是也。

茄子在“茄饼”中领衔主演的地位尚不失,至于大观园里的“茄羹”,敢说在读《红楼梦》之前,无人见过此菜——“才下来的茄子把皮签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鸡胸脯肉)一拌就是。”用料之繁多、程序之复杂,看得人如坠迷雾。有好事者不妨一试。不过此菜中,茄子已沦为“跑龙套”的,真不知这是茄子的荣耀还是悲哀。

# 赶定南

□项显良

小时候,除了过年,天底下最大的乐事恐怕要算赶场了,而我们梦寐以求的就是跟着大人们去赶定南。

要赶定南,就必须等到年关,因为这时候大人们要把地里的萝卜拉到定南城去卖,换点过年的钱,需要小孩子们帮着去推车和看摊子。

我满十一岁的那年,我小学升初中考完试后的一个星期天,父亲早早地起来,笑眯眯的对我说:“么儿,走,我带你赶定南去!”我先是愣愣的,接着问:“为什么?又不拉萝卜去卖,赶什么定南?”父亲说:“今天爹高兴,专门带你去看看定南城,让你熟悉一下。”我没完全明白父亲的意思,但没等他说完,赶紧翻出过年时父亲为我买的解放鞋穿上,催着父亲赶紧上路。

赶场的人很多。千村万落的农人,从各自不同的道路上溪水般汇到通往定南的大道。有抱鸡提蛋的,有牵着狗拉猪的,有吆牛赶马的;有人用扁担挑着谷物,有人用气轮车拖着洋芋,有人用鸡公车推着黄豆。一切需要售卖的衣物货品,都以几近原始的方式护送进城,人喧马嘶,大道犹如一条沸腾的河。但路上极少见机动车辆,偶尔有自行车快速通过,清脆的铃铛一路响来,人群便如船头划破的水,迅速向边躲开。车上的人像蝴蝶一样,轻盈地从人们的耳朵与肩膀之间掠过。

我赶紧地抓着父亲的手,父亲一直都在和相熟或不相识的人谈论天气、庄稼以及牲口之类的事情,只是每到过一个关节处,才低下头来,用手拍拍我脑袋说:“么儿,这里是牌坊,这里就是五岔口,这里就是大洞坡,这里就是碓窝山。”

过了碓窝山,我就知道离城不远了。不远处一座山下有些白杨树,枝叶间掩映着一栋红砖楼房。父亲说,那里就是县委政府,全县最大的官就住在里面,他们都是读过书见过世面的人。我紧紧贴着父亲走,生怕自己有什么不得体的地方。

很快我们就到了西门桥,西门桥并不雄伟,桥下的河水也没多大气势,但是水很清,草很绿,青蛙大胆地唱歌,鱼儿自在地游泳。河的左岸是大片的秧田,秧鸡躲在密密的禾叶中,一叠连声地啼鸣。

过了西门桥,赶场的人更加拥挤了,我紧紧地抓住父亲的手,跟着几路涌来的人流进入了西门口。一片黑压压、密密匝匝的房屋立即展现在我们眼前,这应该就是多年来让我神往的定南城了。虽说是古城,城墙和城门却没了踪影,进城有两个入口,一处往中大街,另一处往打铁街。靠着河岸的安驿公路旁边,有一栋西式洋气的建筑,它就是西门大饭店。除它而外,定南城的其余建筑物全都是瓦房。

父亲拉着我直接走进中大街,两边全是紧紧相连的店铺,店铺是一色的木板壁,门前蹲满了售卖农物的乡民。货物有我熟悉的,也有很多我没见过的。

突然,父亲指着一个迎面走来的干巴老者说:“么儿,你还记得这个人么?”老者头戴毡帽,瘦削的瓜子脸,不短不长的山羊胡须,微微佝偻的腰背,疙瘩组子的土布衫宽松地罩着单薄的身子。我细细打量半天,却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就说:“想不起来了,是亲戚么?”父亲说:“不是,但每年看花灯的时候,你都见过他。”我又想了半天,还是想不起来。父亲说:“定南花灯队到我们寨子去玩花灯,演《二人骂五更》的那个人。”我问道:“演败家子男人的那个?”父亲说:“不是,他演那个女的。”我说:“不对呀!那个女人小脚细腰的,身手软活得要命,怎么会是他呢?”父亲说:“这事高就高在这里,干巴老者演小妇人,比女人演得更好!”但我实在不愿意把那个唱腔凄婉清丽、身姿柔美的女子和眼前的糟老头子想象成同一个人。

我们说话的时候,老者渐渐远去,很快在人潮中消失了,我想追过去再仔细看看。父亲说:“等到过年,他们去寨子里跳戏的时候,你再慢慢斟酌。”

这一年秋天,我们家接到了普通定县一中的录取通知书。

# 暮游九龙湖

□张文贵

庚子年仲夏,暮游家乡九龙湖(又名咪嘎冲水库),湖四周青山连绵,叠嶂游地,留洋佳话,有感。

肆虐连绵雨暂停,碧天澄净日西沉。皓月光相照映,蝉鸣蛙鼓较输赢。

青山绿水消魂地,独影孤身陌上尘。半世蹉跎游子泪,羞言忠孝快功名。